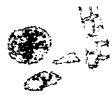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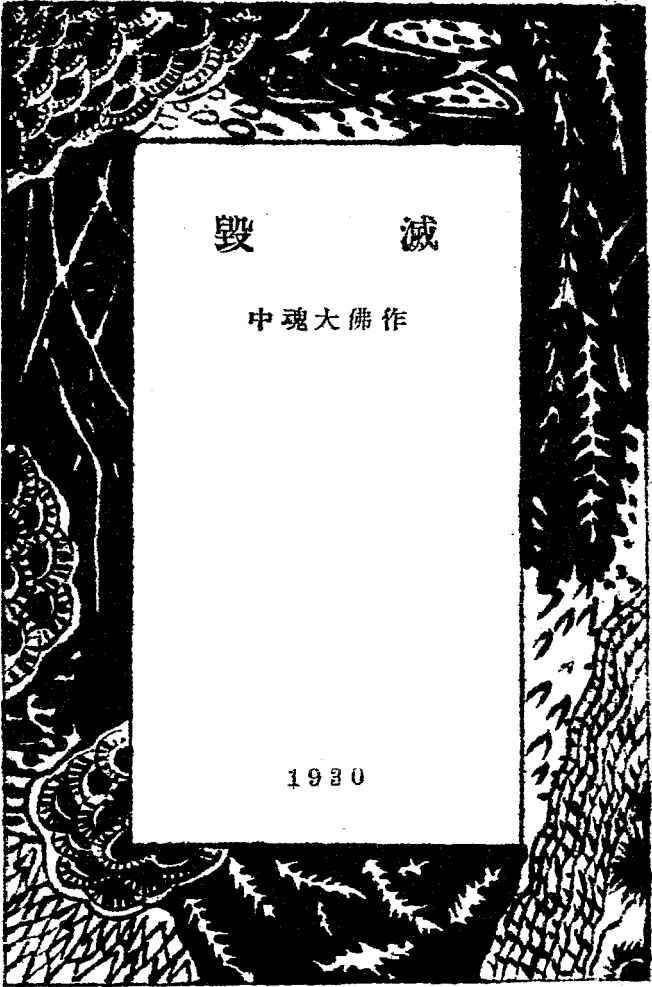


致滅





毀 滅

中 魂 大 佛 作

1930

1920.10.10.出版

1——1000册

版權所有



每册定價大洋三角

北平震東印書館發行

毀 滅

07277

序

詩是什麼？在我的全部意識裏直到現在還祇是模糊一片。真的！

一個少年失學的窮孩子，回頭看看過去求知的環境，實在太也可憐！然而我却一點也不怨誹我的父母和我所有的師友，無論我怎樣不曾從他們的手裏得到過一粒生命的糧食——詩的啓示。

年來國內文藝界關於詩的形式和韻節的討論，似乎也隨着詩壇的冷落而沉寂得不再聽到了！過去幾年爭辯的結果，究竟得到了些什麼，我雖不曾知道，（過半是由於我不屑去知道的緣故）但我總覺得這種論爭是過於淺薄而無謂的。是和當前革命文學

與非革命文學問題的論爭同樣地毫無意義的。

詩，真的詩，是在宇宙未形成之前而早已存在，直至宇宙破滅之後而依然光耀着的。真的詩，是不受絲毫的束縛與污辱而永遠永遠地嶄新的。一般高談新詩或舊詩的大人先生姑娘少爺們津津然強要掛起一面爛污的旗幟來矜誇自己的功績，真要笑破人的肚子了！

我不是詩人，所以這裏的東西儘許都不是詩；更說不到真詩。

我祇是一個熱情的青年，浮誇些或者可以說是一個革命的戰士，革命是動的現象，所以革命者的生活也祇是如火如荼地時時刻刻在和四圍的敵人血搏的寫實罷了，我相信這裏的東西雖然不一定是詩，然而也絕不是無病呻吟的死東西。因為它確是我過去一年中慘敗的叫喊和困憊的奮呼的聲音。這些聲音偶然觸動筆頭，偶然寫到紙上，又偶然而連綴起來了！

如果我玲瓏而瑩澈的生命的房中還曾經貯蓄過鮮艷而美麗的花卉的話，那麼從這一片片殘零的

花瓣上，一定可以看見我的一切！

‘殘燼’是劫後餘灰中的幾點火星，回憶從我小的時節就偷偷摸摸地學着寫什麼不規則的歪詩，好幾年來總算積纒得那末厚厚的一冊了。並且在它的面上，我還曾寫過‘涵雲詩藁’四個字，固然那也不一定會是詩；却總保留着不少的少年時代塗抹而渲染過的痕跡。現在它竟和執哥的音容一樣地永遠不能再見了！我除將來把搜尋所得的都收集到一塊兒以外，並在這裏表示很沉痛的哀悼的意緒。

‘毀滅’呵！在我短促而悲苦的旅途上，樹立一塊分界的石碑罷！我要從你的面前重新計算起我的途程了！

大佛一九，二，一〇紫陵
慘案一週紀念日於沁陽

848
454

毀滅目錄

斷續	3
旅舍題壁	5
平漢車中口占	6
呆想	7
南征	9
夜宿漢皇艙樓遠望	10
題曼殊大師集	11
江樓曉望	13
由團風東下遙望黃州舟中口占	14
三月念九日舟次赤壁沿江放歌痛哭執哥	15
斷腸吟	16

— 1 —



3 0526 6827 8

携廉弟夜游幕府山下仰首見明月念及執哥不覺 淚湧	17.
曉莊春暮	18.
寄紫陵高校諸小弟弟	19.
執哥殉難百日忌辰遙寄涕淚數行請宣哥代祭	20.
櫻桃詞	21.
人間？天上？	23.
孤鴻	25.
夜來夢中見執哥相抱痛哭驚醒淚猶在頰亟披衣 起振筆書此於新購之摺扇上	26.
己巳端陽烟雨湖上自哭並哭執哥	27.
登鳳凰山哭玄廬	28.
自題像片贈別舜人表弟從軍之濟寧	29.
懺悔	30.
殘畫	31.
祈禱	32.
城頭晚望	33.
對月興感寄 C 妹	34.
戰士	35.

玫瑰的挽歌	36.
秋夜	39.
秋日放歌——答廉弟	40.
秋詞	42.
秋堤晚步	44.
書懷	45.
心的喊叫	46.
閒情	49.
命運	53.
毀滅	54.
深誓	58.
夢覺對菊書懷	59.
愴然獨立古陽堤	60.
‘函谷關’前——懷洙若	61.
死囚的勝利	63.
孩子的哀歌	64.
虞夫與大佛	66.
說法	75.
甞果日燈下誌感	76.

寄恨	72.
渡黃河	73.
題蔚菴大佛合像	74.
雪途口號	75.
和韻	76.
羔羊！迷離！	78.
湖上行	82.
雪晨	86.
雀兒	88.
死神的悲哀	89.

附殘燼錄目

別贈佩之.....	95.
古意.....	96.
端午.....	97.
微光.....	98.
夜雨.....	100.
登六號樓有感.....	101.
波濤.....	102.
獻詩.....	105.

獻 給
地下的烈士
與
天上的美人

斷 續

民國十八年元旦初過，余已交念二歲矣。回首往跡，恍如隔世，感念今昔，悵焉欲死！敬以赤誠，了却前身，而今而後，挺起脊梁，立定脚跟，打從頭起努力探求真知，以充實新生之我。創乃余乳名，卽以名新生之我，藉於生命史上劃一斷痕，並示趨向云爾。

細從飄渺記前塵，
壯志銷殘蹟此身。
而今識得生滋味，
毀滅形骸重作人！

旅舍題壁

紫陵慘案發後十日，偕濟英赴汴，
月夜過新鄉，於旅邸中憶及亡
友執甫，詩以哭之。

哭君空賸熱淚流，
死者烈哉生者羞。
他年買得青萍劍，
黃囊血裏繫兒頭！

平漢車中口占

朝發百泉寺，
 夜渡黃河橋；
此身渾如寄，
 隨風到處飄！

呆 想

執哥……………死了！

……………真死了！

在廣漠而渺茫的塵寰裏，

……………永遠尋不見你的影子了！

我的淚泉乾了。

我不再哭泣了！

執哥！我要本着我們固有的精神，

更加努力地負起你所遺留下的責任！

人生原來就是這樣罷？

死，這樣的死，是值得人類永遠謳謔膜拜的！

這樣的死是無上的光榮，

這樣的死纔是不朽——永生！

重重包圍着我們的魔鬼們呵！

你無時無地都在想殘害我們麼？

我笑了！
我懺悔過去對於你們的優容，姑息，
我又換了一付心腸了！
你來吧！好好地來呵！
我唯有努力——努力，
一直到你們毀滅了我的生命。

於顛沛流離中

南 征

民十八春，家既被匪燒燬，家人
寄居城內，余以慘案無望，決意
南遊，於漢平道中有感。

起伏林巒似有情，
千里迢遞送我行。
風過麥隴翻浪碧；
日映桃花帶血紅！
異鄉愁多知車重，
天涯路遠覺身輕；
凭窗北望雲深處，
背人飲淚自吞聲。

夜宿漢臯艫樓遠望

月夜江邊且停船，
汽笛聲聲驚客眠；
萬家燈火明兩岸，
今夕依稀又上元。

軸轆掩映水中天，
友人催詩故拍肩；
年來豪氣消磨盡，
一世英雄笑阿瞞！

題曼殊大師集

送芙蓉之羅田，返宿團風，客舍無聊，夜雨如泣，挑鐙讀曼殊大師集，思余自幼嗜書畫如命，每遇佳本，必百計購歸，家藏舊刻新槧，儼然成帙，今竟一字不存！並余生平心血所寄之幾許作品，亦同化灰燼！與念及此，慘惘下淚，曼集第一卷事先爲友人借去，得免於難，雖已凋殘不全，而劫後餘灰，視之不啻拱壁，秘置枕函，以當游侶。記余元月間曾成斷續一首寄贈和弟，詞氣淒厲，未幾慘案即作，吁嗟，此卽所謂詩讖也歟？更次其韻，再成感懷詩一絕，以誌哀念。

回首往事盡烟塵，

琴亡巢破劫後身！
傷心空留燕影在，
願學太上作痴人○

江樓曉望

碧野村落繞低烟，
楊柳依依藏遠天；
夜來風雨顛頂過，
落花三月遍江南！

由團風東下遙望黃州
舟中口占

雨後堤岸忒泥濘，
行人苦路更苦兵；(註)
艱難買得黃州到，
笑濕絲帕捉江風。

(註)：時桂逆方叛，鄂方備戰甚急，長江上游，
戰雲密佈，交通完全斷絕。

三月念九日舟次赤壁
沿江放歌痛哭執哥

落日荒城傍江干，
恨人山水愁人天！
阿魂近來快活甚，
爲有清淚到九泉。

斷腸吟

慘案既發，讐者且欲得余而甘心，
暗殺空氣甚盛，慈親驚痛之餘，
促余遠行避禍，此情此景，每
一念至，五中俱碎！

愛兒至於催遠出，
淚眼倚閭猶叮囑；
明知天涯多風波，
忍痛且割心頭肉。
阿兒臨去不作語，
携囊俛首相對哭！
“吁嗟哉！親老不得侍，
吾生曷如無？”

携廉弟夜游幕府山下
仰首見明月念及執哥
不覺淚湧

每對明月思北國；
時因清風一哭君；
傷心杜宇空啼血，
青山何處爲招魂？

曉莊春暮

江南花事已闌珊，
燕來人家爭養蠶；
客情更隨春歸去，
夜夜魂夢繞鄉關！

寄紫陵高校諸小弟弟

夢裏歡笑樂團聚，
醒來我獨隔天涯！
遙知故園諸兄弟，
正拔小麥穿柿花。

執哥殉難百日忌辰遙
寄清淚數行請宣哥代
祭

烈士墳頭血猶新，
謹對殘淚遙奠君！

加別使故干叔景
吳漢得史黎叔人

櫻桃詞

寄內子慧如

黃鸝鳴時春暗消，
繞村鑼鼓鎮日敲，
尋聲步入林深處，
山家驚禽護櫻桃；
櫻桃樹下趁陰坐，
仰見纍纍櫻桃顆，
櫻桃熟時柳絮飛，
輕落沾遍江南道；
侷拾柳絮珍重看，
柳絮拾起腸已斷！
去年柳絮却飛時，
分明燈前儂人顫？
偶因煩惱瞞伊愁，
爲尋愁人上西樓；
手按櫻桃笑語低，

知有姊妹在下頭！
夜夜課罷人去後，
欲留故故窺簾幕，
芳情話到未嫁時，
纏綿曾惹姮娥妒！
堪恨好夢不長圓，
而今飄零滯江南，
江南風景千般好，
今年那得似去年？

人間？天上？

溫媚的陽光，籠照在大地上，
薰風不停地噬拂着；
茂密的小草，簇擁着一叢叢嬌艷的野花，
把春塘的岸上妝成絢綳的錦茵了！
我坐在一棵斜覆着池面的古樹根上，
與呢喃的飛燕爭洗我們赤裸着的足。

一陣輕脆的歌聲，漸來漸近，
從對岸的林中，驀地跑出一對活潑潑的天使，
嬌弱的小年紀好像是姊弟兩個，
一氣跑來笑嘻嘻撲到我的懷裏！
齊聲喊了一句‘‘老師’’，
接着都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
憨態可掬的小面龐呵，
是這般陌生生地？
我倉皇起立握住他倆的小手，
沉默着想，但叫我從那裏想起？

‘老師，到我們家裏去玩玩嘞，
我們的家就在桑園那面呢！
天要向午了，午飯是要用的，
老師，我們家裏有鮮美的魚！’
四隻小手緊拖着我的兩隻大手：
‘走嘞，走嘞！’‘別客氣，別客氣！’

我怔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祇有心絃在加密度的振振；
世界充滿了愛和音樂，
我是如此酥軟而沉醉了！

於南京香塘

孤 鴻

可憐失羣的鴻呵，
不要再發那淒哀的悲鳴罷！
飛呀——
飛向無盡的渺茫裏去！

一八，五，一五深夜

夜來夢中見執哥相抱
痛哭驚醒淚猶在頰亟
披衣起振筆書此於新
購之摺扇上

淚眼模糊向深夜，
一片傷心泣殘血！
舊恨新愁滾滾來，
萬種牢騷說不得！

己巳端陽烟雨湖上自
哭並哭執哥

清澄的湖，
映澈了人們的肺腑；
看！內心深處，
有一片血跡模糊：
是生命的傷痕，
是掙扎的落頭！

過去事，一筆鈎；
人生何須見眉皺？
但得小艇長載酒，
淚血調和成甘露，
用心香一束，
灑徧神州！

於杭州

登鳳凰山哭玄廬

萬里江山來墓頭，
綿綿遺恨鬱千秋；
階前花草夾杜宇
有淚同我一處流！

於細雨瀟瀟中

自題像片贈別舜人表
弟從軍之濟寧

萬里從戎去，
慷慨誓不歸！
男兒身許國，
沙場縱馬飛。

草帳人靜罷談兵，
明月閒掛照三更；
記取血火亡命夜，
魂夢時當傍阿兄！

懺 悔

星兒閃灼，
秋蟲兒嚟嚟，
呵，心兒感到這般淒涼的况味了！

星兒呵，你不要再瞞着人罷！
蟲兒呵，你也何苦只在詛咒我？
受過重傷的心兒，已經絲絲地斷碎了！

殘 畫

看呵！

這兒不分明是伊蒼白的面龐麼？

撫摩過的人兒，

心絃是這樣在顫動着！

祈 禱

生命的主！

讓我索性供出我的罪狀罷：

“魯莽而薄倖的人兒，

世間是祇有我這樣的一個！”

填不滿的恨之血海，

洪濤永遠在激盪着；

這些——

儘夠我沙土般的心田消受了！

城頭晚望

孤城風高覺新涼，
天涯人遠空斷腸！
落日似嫌秋容淡，
妝點殘紅上垂楊。

對月興感寄○妹

情天難補空留恨，
 生死渺茫問不真！
有酒堪醉直須醉，
 幾見明月照吟樽？

戰 士

爲爭光明的世界和青白的宇宙，
要殺盡萬惡的魅障和所有的逆醜；

永遠地努力，

永遠地搏鬥；

赤血，

白骨；

衰草，

黃土；

這兒是美妙的歌舞，

這兒是黯淡的死吼；

幸福——落在戰士的後頭！

凱歌——奏在烈士的墓頭！

九，——，於鄭州

玫瑰的挽歌

秋陽剛走到破矮的窗上，
西風一陣颯颯，
從這裏送來了死的消息！

枯萎了的玫瑰，
記否你婀娜的嬌姿？
是誰把你插進這瓶兒裏？

零落在案上的殘瓣，
殷血染就的面龐，
越顯得你的精神了！

濃烈的幽芬，
沁入人心靈的深處，
是你的奮呼呢，抑還是嘆息？

當背着園主摘你的時候，

是抱着這樣的願念的：

“偷花該不是犯罪罷？”

媽，

我錯了，

我犯了不赦的罪過了！

美麗的書，

權作你的新塋，

在這兒舉行悲壯的葬儀了！

花呵！

我的人兒呢？

她會有你一樣的運命嗎？

來罷，

我如花的人兒，

那兒不是你飛翔的園林！

來呀，

請來作偉大的寫生，

花和我是你不曾找到的Model！

寫罷，

寫下這一幅蒼涼的圖畫：

“死囚在埋葬他自己摧殘了的愛人！”

寫生的人兒喲，

提防些，

你會描寫你自己的！

葬人——人葬，

寫生——自寫，

宇宙是這樣繼續着他的播弄了！

modee..

秋 夜

夢——

無上的甜蜜！

無限的凄楚！

聽呵！

四圍啞啞的鬼哭，

這就是人間麼？

瀟瀟的夜雨，

是伊的淚珠嗎？

澆滅了心頭的火燄罷！

恨雨如油，

心頭殘冷的死灰，

更熊熊地燃燒起來了！

一〇，六，晨

0 秋日放歌——答廉弟

我不是下帷苦讀，
更不是什麼閉戶潛修；
老實說像我這號血質的人兒，
抵死也不會有那樣的纏磨頭！

我是在這兒優游歌舞，
我是在這兒痛哭狂吼，
我有時也許去找幾個談心的老友，
有時却儘伏在慈母的懷裏，吮着清芬而甜蜜的聖乳。
這乳不比那葡萄或玫瑰所釀成的苦酒，
因為那酒不但苦，還有毒；
窮孩子無福消受，
也不願有福去消受。

我曾從象牙塔旁經過，
跑到煤烟油臭的十字街頭！
我受盡野獸般兇惡的魅鬼們的擲揄，

我更受盡冷酷而愚頑的大孩子們的欺侮；
嗚啞如鬼哭般機械叫喚的聲音，震破了我的耳鼓，
炸彈，刺刀……殺神的玩具幾次洞進了我的胸脯！
我嚇得什麼似地沒命的溜，
現在呵，才溜到這個去處。

我永遠忘不了我走過的歧途，
我更無法消滅了印在腦裡的這幅畫圖；
夢兒裏驚駭醒來，
也只有越發痛楚越發凄苦！

這兒決不是藝術之宮，
莫要誤會呵，朋友！
這兒是陰森森的墳墓。
這兒有凋殘的美藥，
這兒還有一椽荒涼的破廬，
讓我喘息過相當的時候！

—〇，九，傍晚於弔荷寄廬

秋 詞

秋水悠悠，
秋風颼颼，
一抹斜陽，
幾樹烟柳，
烟柳外——
寒鴉歸來，
啼鴻飛去！

懷人長對天涯路，
幾回腸斷，
幾回空凝眸！
凝眸處——
隔岸孤立着一隻白鷺，
鷺呵！鷺！
你分明是伊，
却原來是吾！

菰老澤畔，
蓼紅灘頭，
零落殘荷，
更能消幾番風狂雨驟？
祗徇微吟，
繞遍橫塘，
不見秋歸處！
菊花黃時，
伊更添幾許肥瘦？
問秋秋不語！

秋堤晚步

料峭西風籠晚舟，
兩岸烟樹一篙收；
雁來依舊無消息，
流水嗚咽過隴頭！

書 懷

養生唯資愛；
傲世幸有貧；
鐵鞋擔十擔，
死向一心人！

心的喊叫

我要做的我偏不能做，
我不要做的壓迫着我做，
是我的蠻橫呵——也就是你們的自由！

我要說的我偏不得說，
我不要說的壓迫着我說，
是我的魯莽呵——也就是你們的義務！

我要寫的我偏不會寫，
我不要寫的壓迫着我寫，
是我的驕傲呵——也就是你們的推重！

我要愛的我偏不敢愛，
我不要愛的壓迫着我愛，
是我的自私呵——也就是你們神聖的公平！

呵，原來這是你們的世界！

矛盾是你們的玩具，
殘忍是你們勝利的歌聲！

你們歡欣鼓舞，
你們得意忘形，
你們原沒有過一絲苦痛！

我是我，
我絕不是你們，
我是你們警視的叛徒——唾罵的賊種！

愛呵，
我死也愛你，
因為我愛我自己！

愛呵，
那兒是我們的世界？
那兒有我們的慈母？

愛呵，

我們是從那裏來？

我們更向那裏去？

閒 情

幽寂的古堤，
荒圯的籬落，
向陽的衰草地上，
長臥着一個淒涼的我！

衰柳的倒影，
映入明媚的秋河；
自然——
是這樣偉大而靜謐？

詩魅引我到這裏，
這兒是如此神秘而沉醉！
愛呵，你此時如果尋着了，
該又是無語而微笑了罷？

愛呵！
你記得是在什麼地方？

黃瘦的小乞兒追逐着我們，
心兒劃上波痕了！

是多末甜蜜的回憶喲！
你頻頻地向我脫視，
紅暈的淺渦托着不自然的嗔意。
——當聲聲喊着‘太太’的時候——

襁褓的乞兒——
是化妝的天使，
憐惻的情緒呵——
都成了纏綿的愛絲！

我不敢故意殘忍，
我真不願意送去了我的愛神！
愛呵——
你怎麼也會恁般地慳吝呢？

金箭帶着藥線，

燃起我埋在靈魂深處的一座炸雷；
鮮血直淋的心兒呵，
更烙上永遠不能磨滅的疤痕了！

不知名的翼蟲，
飛來落在我的書上，
蟲兒呵——
你也想參透這世界的玄奧麼？

蟲兒，
你須牢牢地記着！
這兒寫的：
“維特是創作戀之悲歌的青年詩人！”

白雲悠悠，
遠山寂寂，
一聲嗚咽，
雁兒過去也！

蟲兒，
你真是個么渺而冥頑的蠢物！
這迷離的草原，
是你飛翔不盡的重林。

恨我沒有縮身的法術，
縮得像蟲兒一樣；
跨上這南去的巨鴻，
飛到我愛所在的地方！

愛呵，我把軀殼脫在此，
我的魂兒隨着鴻飛去；
當我從雲際躍向你的懷裏時，
請你輕輕地抱住！

命 運

我生怕人們知我為戲劇作家，
因為我確在排演着不知名的戲劇；
生呵——
是靈的活躍罷！

詩人的金冠，
我沒有野心弄到我的頭上；
認識了宇宙的偉大，
也就夠終生的咀嚼了！

毀 滅

一切都已毀滅了，
虔敬地向殘酷之神致謝：
“祝你靈威炫赫，
永遠佔領着這死的世界！”

我曾毀壞了靈活的機杼，
爲了完成更大的藝術；
我不慣蒙着臭爛的面幕，
讓虛偽銷毀了潔白的傲骨；
愛呵——

我祇有勝利的笑，
我沒有失望的哭！

火山般噴騰出來的心之熔岩，
化成了凝固的僵石；
我願抱着冷冰冰的石塊，
就此悠然而永寂！

愛呵——

這兒有無限的淒涼
這兒也有無限的甜蜜！

幾封讀破了的殘函，
一幀淚洗了的像片，
夜夜隨我進入幽幻的夢境，
分明是在車上燈前？

愛呵——

我堅決地相信我不是害着單戀，
我有勇氣承受鼎鑊裏的烹煎！

回憶——

遍地是和煦的春天；

而今——

都成了異樣的辛酸！

愛呵——

你是司快樂的女神呢？
還是掌生死的鬼判？

一縷縷魂飛夢斷，
一絲絲烟消雲散，
落葉庭院，
煩惱更情誰管？
愛呵——

霜風吹到你的身邊，
相思落在你的枕畔！

玫瑰的刺，
祇能威嚇怯懦的頑徒；
赤裸着熱情的健兒，
會把鮮血直灑在玫瑰的枝頭！
愛呵——

刺兒是這樣染就，
花兒也是這樣染就！

一切都已毀滅了，
虔敬地向殘酷之神致謝：

“祝你靈感炫赫，
永遠佔領着這死的世界！”

深 誓

愛呵，
一句話都不想再說了！
我唯有傾竭這一團聖潔的愛火，
永無止息地向你燃燒！

一一，二，夜半聞雁聲披
衣伏案寫此

夢覺對菊書懷

夜來何事忒銷魂？
夢影依稀記不真；
願留溫柔遺餘世，
敢向名花寫無心！

愴然獨立古陽堤

恨到無根覺更癡，
素心只許西風知！
淚入秋江都成淚，
不信伊人不相思？

“函谷關”前——懷沫若

爾尹是你的化身，
老聃是哲的徵兆；
你懺悔地痛詆精神的欺枉，
狂醉地謳歌物質的炫耀；
沫若——
你也許認為是尋着了光明，
你也許驕傲地說是上了新的大道；
少年時代你所神交的一個知己，
是在這裡傷心徘徊而憑弔！

你搗毀了你的塔基；
你建立了你的墓表！
你飲了黃金的溶液，
你殘踏了自己戴上去的王帽；
我爲你的身世惋惜，
我更爲藝術的王國哀號！

維特——

真地不能復活了麼？

綠蒂呵——

誰來撫慰你靈魂的悲痛與寂寥？

——，八，燈下

死囚的勝利

讓我在主的面前，
宣告宇宙的破滅；
虛偽——
好永遠受人崇拜，
猜忌——
好永遠籠罩着這死的世界！

死囚終於被判決，
含笑步上斷頭台！
他祇有勝利的歡喜！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悲哀！
最後一語向世人道別，
聽呵：“還我真來！”

——，一六晚

孩子的哀歌

偽善的清淨的主義，
復活在少女的園裏！
伊們採取了封鎖政策，
伊們要回到過去閉關的時期！
新封建思想的抬頭，
証明了祇有騎牆者的勝利！

赤裸裸一無所有的孩子，
被伊們視為罪惡的原體！
他不曾有過黃金的光耀，
更不會有虛榮的氣焰之醉迷！
他受盡了伊們的侮弄，
更受盡了侮弄後的唾棄！

進化的狂潮會倒流，
世界也會空虛而枯閉！
人類從此不見了慈露的母親，

祇妒恨的妖氛瀰漫了大地！
一切的一切都死去罷，
讓撒但在園裏收藏起帶雙重桎梏的奴隸！

——，一七，晨興

虞夫與大佛

性的爭鬥，
無間於父子，
無間於兄弟，
何況乎而爲朋友？
愛的錯綜，
發出嫉妒的火花，
發出讐恨的血腥，
都附托在虛偽的好身手！
這是不長進的人類之天賦，
這是極膚淺的人生之徑途；
少男不必驚駭而憤怒，
少女何必徘徊而踟躕？

“聰明最忌太顯露，
煩惱只爲強出頭！”
兩句真言傳自古，
讀書可曾讀到不？

大智如愚含光熱；
小巧畫虎長類狗；
惟有一語報相知，
我要虞夫還愚夫！

到處都是黃金庫，
任人採取任人求；
天國咫尺在人間，
有福的人兒方能遊。

堪哀舉世盡鬻贖
空自嗟怨空自愁！
封建殘壘甘株守，
偷禮面具死不丟！
生命貧乏直到此，
夢裏可曾見自由？

財產佔有→人佔有，
私有制度何時休？
帝王如許自己做，

野心蠻性當永留！
革命革命在何處？
豈在口頭與筆頭？
平分熱愛到人間，
我要多夫復多婦！

愛海恨河原相通，
波濤雖起未住流！
維特之死死其死，
濟慈之死死不朽！
山盟—海誓—天長—地久，
魂兒終當有歸來的時候！

大佛非佛，
大佛真佛，
願天下後世有情男女，
都皈依在佛的腳下！

——，二五，晨狂寫於大
梁貧民窟

說 法

因愛而有生的現象；

因愛而有存的事實；

欲保持永久的和諧，

須創造新新不絕的愛的藝術！

證果日燈下誌感

——題愛的藝術——

今日得新書，
今日失故物，
我約故人明夜來，
明夜故人大概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
衆相卽有亦卽無！
我見故人在我側，
誰謂故人不曾出？
出！出！出！
出家，出世，出塵濁！
魔障一重復一重，
那知出處正是入！
霜風年年過樹間，
幾人着意黃與綠？
白髮夜夜上人頭，

夢中不見墳與骨！
腰肢輕盈面團團，
出出入入出入肉！
負心女子癡心漢，
始亂終棄會報復！
記取魂兒歸來時，
抱頭終須相對哭！
哭！哭！哭！
哭死哭活哭愈促！
對哭哭到不哭時，
方知愛情即藝術！

寄 恨

賸水殘山感舊游，
心猿意馬並難收！
百泉亭前人似玉，
潘陽湖上月如鉤；
兩袖空染千行淚，
一肩長挑萬斛愁；
要從白雲問消息，
塵途何日到瀛洲？

渡 黃 河

驢背鞭絲未消停，
村村雞犬送人行；
寒沙捲樹風蕭索，
愁雲薄空日朦朧；
接天不分高低界，
撼舟時聞泝泝聲；
我心願如黃河水，
永向人間鳴不平！

題蔚蓀大佛合像

四行同情淚；
一對可憐蟲；
落花禁殘夢，
與爾證來生！

雪途口號

初停連夜雨，
鵝毛飛滿天；
驅車向故林，
詩思落誰邊？

泥染行人膝，
汗洗老馬鞍；
風雪迷前路，
憑車歌盡關！

和 韻

雪齋之夜，訪潛園師於寓邸，痛論中國年來革命事業之興衰得失，復出近作數首相與圍爐吟咏，及前詩末句，高師毋超羣更歌韓退之‘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原詩，鼓掌大樂。潛園師笑曰，藍關一歌，大佛殆有不前之感歟？因次前韻贈余，撫慰中兼寓惕勵；爲錄於此，聊誌泥爪耳！

難得今宵話，
月明雪後天；
悵惘送君去，
詩思到爐邊！

風雪撲塵面，

窮愁壓征鞍；
人生終有道，
焉能長閉關？

羔羊！迷離！

呼呼的朔風號得發狂，
黃沙挾着雪霰都飛進我破裂的寒窗。
晨光熹微的榻上，
蟠伏着一隻似醒未醒的羔羊！
羔羊！羔羊！
禁不住一陣慘痛的心傷！

青春是這樣容易飛渡？
葱翠的林中也發出怕人的死吼！
額角上新抹了橫紋幾縷？
空餘着溫馨的殘夢悠悠！
韶光一瞬也不會爲少年駐留，
華髮絲絲又上了狂戀着人們的頭！

愛呵，我的人兒，
你原是一隻失巢的迷離！
你有不能言說的沉哀！

你有不願再描繪的畫圖！
你害怕了一切欺詐的面孔，
連對我也起了重重無謂的猜妬！
我愛！迷離！
你怎是這般的無來由？

這是我第二次重到你的身邊，
自從那次你送我回去故園來後。
我要跪在你的面前，
把恨樓愁絲從頭細訴！
冷酷，我祇許你有一次，
忍心呵……………你又！
雖然我們相隔祇不過幾步，
這其間好像有重山無數！

好久，好久，
我賭氣不用枕頭；
要等你把素潔的絹綃做成枕衣，
把殷紅的玫瑰一枝枝向枕衣上綴繡！

我親眼看見你停了纖纖的玉手，
頻頻地向偎着你的我睨眸；
似笑，還羞，
問我花枝比花朵肥瘦！

一聲聲的哀鳴，
叫不退瀰漫四野的妖霧！
一聲聲的啼泣，
喚不回我嬌柔怯弱的迷雛！
愛呵，你何時飛回落在我的背上，
我們永遠一塊兒奔向光明的前路！
我相信羔羊終是迷雛的旅伴，
迷雛呵，也是羔羊唯一無二的愛友！

冷氣突地侵入被窩，
不禁打了一個寒抖，
仰看窗外，
依舊！
“雪花凌空飛舞，

朔風的哭聲嗚嗚！”

一二，一四開封

湖 上 行

民十八冬，余再來大梁，明月照
積雪之夜，驅車過潘楊湖上，觸
景傷懷，孤寂欲死！恨人生之無
謂，覺萬有而皆非，感念身世，
作湖上行。

茫茫湖上雪，
皎皎雲邊月，
夜夜魂斷處，
長繞湖東北！
東北有佳人，
明眸而善睐，
睨盼自生姿，
柔情含脈脈；
窈窕艷春華，
玲瓏耀琥珀，
正在妙齡時，

風流標芳潔○
邂逅塵烟中，
遺我玉顏色；
明燭暗燒絕，
哀思訴哽咽！
相對各無語，
幽恨托松柏；
淚落花未乾，
松柏忽改節，
佞傍漸相抱，
憂怨轉怡悅○
堪笑巧人兒，
紅絲牽魅孽！
顏顏試比肩，
迷離人莫測；
感君意纏綿，
報以雙飛筴，
素紈摺微波，
宛轉兩詩疊，

欲解相思苦，
相思更淒切！
乃訂白頭盟，
乃締同心結！
自謂得真侶，
翱翔入冥塞；
背人掩玉肌，
迴眸笑相詰；
南浦足跡新，
襟上餘香在；
何事金石心？
絲絲竟碎裂！
歡樂曾幾時，
芳華胡凋歇？
卿自不棄我，
世故輸我拙！
狐狸徧天下，
孰問道與德？
嗟我何蚩蚩，

不舍殘與缺！
我無黃金屋，
我無青玉勒，
何處市神鹽？
並轡上天闕！
瘦骨且不媚，
何益腸獨熱？
人皆兼好惡，
我生惟知愛！
寧願愛燒死，
死葬行山側，
精靈化鷓鴣，
終宵長啼血！
一啼萬物枯，
再啼宇宙滅！
君不見黃金充發九千丈，
又不聞人人爭說啼不得！

一二，一六，深夜呵凍寫
於開封

雪 晨

是誰把北極的冰山都碾碎了？
叫東北風捲來了這麼多的冰屑；
一直下了兩個晝夜了，
還不打算停歇！
門前立着的老頭兒說：
“這是幾多年來不曾見過的大雪！”
高低遠近都分辨不清楚了，
茫茫祇是一望無垠的白色。 ^陸
上帝終是玩弄萬物的主宰嘍，
把污濁的人間會裝點成玉一般的世界！

值得讚頌的雪之神呵，
有幾多人們向你表示敬謝？
詩人騎着驢子訪梅去了，
溫柔的姑娘們該又是圍爐煮雪的時節！
那班擁着錦裘的官老爺，
更在驕傲地狂吻着名色不同的“太太”！

反正他們都是幸福的，
何苦再分別什麼雅劣！

繁華的市街上絕了人影，
黃包車依舊在街口停着；
往日最愛聒噪人的烏鴉，
死一般羣伏在崇樓的一角。
一個從寒風中衝過來的丐兒，
戰抖着說：“今天是喝酒的天氣！”
不錯！可愛的小朋友，
但是我要問你，從那裏會討得半點酒喝？

一二，一八，開封

雀 兒

深雪覆蓋了大地，
生物都斷絕了生機！
造化的雀兒，
飛來啄我窗檯上乾了的漿粒。

白雪變不成麵包，
孩子只是伸着手向爸爸啼哭；
雀兒啄破了我的窗紙，
但我沒有驅嚇牠的勇氣了！

一二，一九晨

死神的悲哀

大雪下到第三天的早晨，
我孤寂得實在不能忍耐了；
冒雪跑到朋友的寓裡，
把我獻給死神的讚歌唱給他！

朋友很興奮地鼓舞着，
將爐旁煨熱了的老酒爲我斟起來；
我感謝朋友的殷勤，
索性連飛了好幾個大白！

我把歌中的願望，
珍重地囑託我的朋友：
“千萬別當作笑話，
我的遺骸一定要葬在太行山下！”

愛人從不可測的國度奔來，
我們緊握着出了朋友的寓所之門；

最後走上一座華麗宏巍的樓房，
我受盡了愛人溫柔的抱撫與熱吻！

我走到聖靈的溫泉沐浴，
我要洗淨內外一切罪惡的痕跡！
人間從眼底奔馳般逝去了，
我赤裸裸穩睡在愛人的懷裡。

無數的蠢奴圍着我，
把我從愛人的手裏奪回來！
當我看真了他們狂呼大叫的醜態時，
不禁從靈魂深處發出一縷憎恨的咒詛。

冷水一桶桶從我的頭頂澆下，
呵，我又回到這污濁而無謂的人間！
侍役獐笑着要求我請客，
小販兒把剝了皮的蘿蔔一塊塊送到我的唇邊。

一剎那間世界就變成這樣仁慈了麼？

我躊躇着終有點不敢相信；
俯視袋裏的銀餅正在微笑，
呵，是了，你將歸向你真正的主人！

樓下雪堆中一聲聲惡鬼的慘叫，
往來的人們都好像無視無聞！
愛呵，你該不又在爲我廢泣罷？
我深深地感到你的悲哀了！

一二，二〇開封

殘 燼

別贈佩之

兒女情雖深，
英雄氣亦長；
 勿以脂粉客，
 累我名不芳！

十二年冬於平遙

古 意

歲序日以晚；
關山日以遠；
哀哉萬里人，
去去曷不返？

端 午

榴花紅似錦；
新綠上萱眉；
圍坐解纓者，
盡是帶蒲人。

微 光

‘‘黑暗之魔’’，
拚命地在橫施兇威；
將我們光明和藹的園裡，
都佈滿了陰森慘淡之氣。
哎！
枯萎了我們的苗兒！
荒蕪了我們的園地！

‘‘光明之父’’呵，
憐憫我們的沉淪；
放來了一隻螢兒。
要我們藉着它的微光，
努力去恢復固有的精神！

喂！
我們都是園丁，
我們要一致地努力！

犧牲呵，
奮鬥呵，
不要少挫銳氣！
看！
後面一羣羣的螢兒，
都奮勇地來援助我們了！

喂！
我們都是園丁，
我們都一致地努力！
奪回已失的光明，
達到驅除黑暗的目的！
使光明和藹的園裏，
嫩苗的苗兒永久徧開着鮮艷的花！
我們再一齊放下武器，
都跪向‘光明之父’！

五卅慘案之後寫於繞雲菊舍

夜 雨

燭淚流殘夜已賒，
細雨生涼透窗紗；
桐花宛在鳳何處？
西溪送來數聲蛙！

十四年夏於桐蔭寄廬

登六號樓有感

歲月既云暮，
登樓一高吟，
殘暉映積霰；
孤鶉繞寒林；
野村連郭小；
燈火隔院深；
遠靄蒼茫盡，
鐘聲已黃昏！

十六年冬於河南中山大學

波 濤

碧澄澄的海面，
一些微波兒都不起；
它現出了人們慈愛的笑容，
照澈了人們赤裸裸的心泉深處！

狂飆一陣兒過去，
可愛的海呵，罩上了一層黑暗的面幕。
人們真美而純潔的本相何處去了？
頓時變成這無數瘴惡的面目！
卑鄙——齷齪——煩悶——恐怖，
這是人們的世界麼？

人們似乎不能忍耐了，
擎起岸上的巨石；
抖擻蘊鬱在體內的精神，
亂向海水的中心狂擲；
無數的波濤呵，

互相衝撞起來了！

海岸上的石塊快要擲盡了，
人們也疲憊得臥倒在地上休息；
海面漸歸平靜，
看呵！依然又凝成茫茫一片的黑暗。

可憐的人們！
應該覺悟了罷？
要消滅這黑暗的海的面幕，
激起波濤誠然是不可免的手續！
但是不要把聰明換取愚蠢喲，
牢記着要做合理的努力！

他們似乎明白過去的錯誤了，
振奮着餘勇又擊起岸上的石塊：
“喂！照定那一團黑暗濃厚的地方，
絕不要有第二個目的！
一人一塊要一齊猛擲下去！”

怒濤洶湧得像沸騰了一般，
泥，土，草，葉，逐着層層的巨浪越漂越遠。
人們狂呼着：‘‘得到報酬了！’’

碧澄澄的海面，
一些微波兒都不起；
它現出了人們慈愛的笑容，
照澈了人們赤裸裸的心泉深處！

一六，一二，一二深夜，
於河南省黨部

獻 詩

親愛的伴侶們呵，
別了！真麼？
這是生命的擴大，
這是我們的分頭進攻！

在渺茫而枯寂的人生旅途上，
我們會永遠地相愛，永遠地相助！
因為我們都是尋求歸宿的征客，
都是窺覓新的發現的探險者。

我們赤裸裸的心兒，
光明——純潔；
我們的世界，
充滿了熱愛，更充滿了諒解！
我們原沒有失意，
更不會知道什麼叫做悲哀！
我們永遠用不着煩悶和苦惱，

也永遠不必有所謂悵惘而徘徊！

我們的使命是創造，
我們的目標是前進，
我們的精神祇有團結！
努力吧，砥礪我們的工具，
準備去開發廣漠的新的未來！

一七，一二，一一黨校同
學畢業前一日於沁陽

跋

毀滅要付印了，覺得還有幾句話要說。第一就是關於毀滅出版的動機，第二就是毀滅封面畫的來歷。前者可以把我最初致震東主人的一封信抄下幾段來；後者不妨另說幾句。

“我是一個鄉下的窮小子，剛打兵荒馬亂的故鄉——河南，來到這淒涼黯淡的舊京。久縈夢寐的舊京呵，現在算是初次和我相見了！

“我是一個被社會擯棄了的孩子，我是人類光榮的叛徒！飽經炎涼和悲歡的我，直到現在還依然是不懂一些人情世故——人們早就這樣罵我——呵！

“大概是去年的現在罷？我正亡命在春光明媚的南國。在那裏我才聽到——或者也可以說是看到——中國學術界和出版界的真相：流派很雜，門戶很嚴，投機極巧，營利極工，淺薄，黑暗，卑鄙，齷齪……！

“……毀滅，雖然是不成熟的收穫，但在藝

術的王國裏該不至於沒有它自歌自舞的餘地！……

‘我原沒有獻曝的勇氣，我自問尚不是充滿了發表慾風頭狂的淺薄浪人，我之所以想印出這冊小東西的緣故，是另有一種說不出也不打算要再說出的隱痛的力量煎迫着的。……’

‘在結束了我的一切之後和準備着去赴運命之神的歌舞大會之前，爲謳歌我的亡友，爲讚頌我的愛人，我大着膽子，要把這塊毛糙的頑石，做我無名的墓碑！……’

我生平不曾拜識過一個名流學者，更不敢挨近那般威風凜凜自負不凡的藝術家！這雖然證明了我的貧乏，但我却樂得守貧。我不屑爲粉飾個人的醜劣，去向現代所謂名流學者藝術家們折腰。

未曾相識的英君，據說因爲在朋友那裏翻了幾頁毀滅的原稿，就很慨然地立即爲我作了這樣的一幅封面，它是在象徵毀滅的勝利呢？還是作者在任情塗抹自己的傷痕？我雖不曾知道；但它却把我堅持不用封面畫的原來主張馬上給打滯了！

個「密絲特」
「密絲」我看是
誰說英君是位

直到最近，才聽朋友說英君是一位密絲，並且又是我的同鄉。其實鄉不鄉與我却毫無關係，只是“蜜絲”兩個字，倒真把人嚇了一跳。當這解放（？）的女性正拚命建築新的防禦線——我真不忍心說是水門汀抹的墓坑——的年頭兒，她這種行動未免太有點突出了罷？雖然我個人是不能不向她致誠摯的謝忱的！

“毀滅”兩個字，是我強逼着環為我寫的，當時原以為封面上有此兩個字也就行了。後來英君作的封面畫上，在兩個六角形的骷髏裏，本來也描着“毀滅”兩個字的；我為顧全自己的素願，無意中促成了她們兩的合作，遂將這兩個含着異樣味道的原書，代替了那兩個六角形的骷髏；使熊熊火光所照不透的漆黑一團裏，活現出這樣偉大的血的點畫！這在我雖然覺得天衣無縫，另有一種融泄氣象，唯因付印匆促，事先未能徵得她們的同意，特此誌謝！

阿魂一九，八，二於北平

